

俠 廬 論 著
初 輯

自序

我自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間從南京來福建工作，至今七年有半，工作上沒有變動，可說是一個久客了。在這七年半中，除以棉薄應付工作外，簡直沒有好好的進修，學誦荒蕪，時常感到無限的恐懼！但有時因為工作上的關係，不能不寫一些「未經推敲」的文字，以表達個人的見解；有時又因各報章雜誌的催促，文債不能久拖，於是也寫了一些「不成熟」的文字，聊以塞責。但是這些文字大都是含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，時過境遷，也就如烟雲過目，不值回顧。而且在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「保存」這一回事，正如李義山詩云：「君被佞成累未濃」，內容的空虛，疏漏及紕誤之處一定很多，且更沒有「保存」的價值，因此，過去所寫的稿，七零八落任其散失，不遑予以整理，竊嘗思中國古詩人對於自選詩集，大都把少壯時代的作品刪而不存，謂之「少作」；自選文稿，亦是取同樣的態度。這就因為少壯時代的作品大都是不成熟的，所以沒有保存的價值與必要。

自抗戰發生以來，海口及交通要道，多被敵人所封鎖，因之精神食糧亦被阻礙而甚感缺乏；內地雖有若干刊物足資瀏覽，但亦受交通運輸的限制，而發生重大的恐慌，在這青黃不接的情形之下，要求精神食糧接濟的人，就「飢不暇擇」的到處尋覓書刊，結果是「供不應求」，有一，二種書刊應世，也就「聊勝於無」了。這幾十年來，許多關心我的朋友，常常

要我寫幾種期刊給大家參攷，但我沒有學問，沒有時間，也沒胆量，過去曾寫過一本「現代政治思潮」的小冊，及一本「總理遺教研究初稿上篇」，現在早已銷完。但「總理遺教研究初稿下篇」，遲遲未能完稿，其他的期刊也沒有續寫，對於社會不能更有多一點的貢獻，近來建國出版社長盧智銀先生，再三催促我將「總理遺教研究初稿下篇」付印，並擬將上篇再版，我都不能馬上答應；因為下篇尚未編完，上篇則尚有待訂正之處，一時都不能完工。同時，本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章之麒先生，亦覺得本省文化落後，刊物太少，從應我多擔一點責任，但是我最近又奉中央令調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高級班受訓，行期在邇，更無法担负這一工作。不得已姑擬將過去七年半中七零八落的雜稿，略加編次，先行付印，冀於本省文化界有涓滴之獻，並以答盧章兩先生的雅意。

過去七年半中的文稿，雜亂無章，散佚甚多，承章之麒先生代為搜集整理編次，並酌量刪存，現已竣事，計分甲乙丙丁四編，共四十餘篇，分訂上下兩編，都凡二十萬字。出版時最後一校，亦承盧章兩先生客應躬任其事。因我即將遠行，返閩之期當在九個月以後，所以一是都請盧章兩先生備勞，我自己也沒有時間重看一遍，簡直等於沒有管這一件事，此書定名為「俠論著初輯」，亦是章先生所擬的，我以為「文存」「文稿」之類，都不甚妥當，一時也想不出其他比較妥當的名稱，故姑以此命名。上面說過，此書所收的稿都是一些臨時應付「未經推敲」的「不成熟」的文字，粗製濫造，舛誤在所不免，不過是一些破銅爛鐵，難容狗碎，自無價值之可言；在公為浪費，在我為荒謬，不勝惶悚之至！也曾有人勸我去請黨國先進與名流學者寫幾篇序文，以為介紹，我終覺得不必也不敢，我的理由是：此書既無

何種價值，自不敢借重黨國先進與名流學者的序文以廣招徠，且恐因此貽笑大方，轉增不安，所以只把自己的一點意思奉告於讀者之前，希望不吝指正，並曲予鑒諒！

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 雄自識於連城

俠廬論著初輯目錄

自序

上編

從哲學的觀點來研究 總理遺教與 總裁言論

儒家的道統思想與墨家的紀律精神

性的善惡與教育的功能問題

中國民族的形成與民族意識的消長及其原因

中國社會構造之史的研究

下編

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

中國憲政的特質

民生主義與民生主義集權

張裕興輯拾

賦性生理建設問題

抗戰二週年的總檢討

此次歐戰給予我們的教訓

如何建設福運

再論如何建設福運

什麼是黨務工作

黨務工作之一的檢討與改進

黨務工作人員應認清的幾個基本觀念

抗戰期間的婦女運動

宗法理論與中國婦女問題

今後的宣傳工作

演講的技术

說思想的基本淵源，他拿這個固有的正統思想爲中心，並在這個中心思想的基礎之上，規撫歐洲的學說與事蹟，使之治于一爐，鎔而爲一，更參以他自己的創見，這樣就構成了他偉大無倫的學說思想了！民國十年，總理在桂林時，共產黨第三國際的代表馬林（瑞典人）問他：「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基礎是什麼？」總理答覆他說：「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，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繼不絕，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；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。」那位馬林先生不懂，再問總理，總理還是這樣的答覆他。這可見總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，即自堯舜以至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政治思想與倫理思想。

那麼，總裁的學說思想淵源于什麼呢？我們可以說，總裁的學說思想完全淵源于總理，換言之，就是淵源于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，（當然，他亦有許多地方是說撫倣美的學說與事蹟，並參以他自己的創見）而更加發揚光大起來的。總裁于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在廬山軍官團講「大學之道（下）」時，曾有如下一段話：「……二十八歲的時候，總理對我講大學之道，才恍然大悟，知道這部書是一部最有價值的政治哲學。于是再存細研究，覺得每一句話都很有道理。後來將自己的心得，做了一副對聯請總理看，總理就提起筆來替我寫下送給我；這付對聯就是：「窮理于事物始生之處，研幾于心意初動之時。……」總裁這付對聯研究大學之道的心得所構成的結晶，上一句是講「格物，致知」的根本途徑，下一句是講「誠意，正心」與「修身」的切貼工夫；只這十八個字就把全部大學之道包括無遺了！可以說，總裁畢生的學問，道德與事業，都是從這十八個字裏做出來的。

；也就可以證明 總裁的學說思想是淵源于 總理所講的「大學之道」，而大學之道就是中國固的正統思想的代表；所以 總裁每逢訓練機關或學校中訓話的時候，一說就說到大學中庸之道，並且認為大學與中庸是最科學的，所以名之為「科學的學庸」。過去共產黨人常常譏評戴季陶先生所著的「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」一書，認為落伍，退化，與開倒車，其實這就是共產黨人不懂中國正統思想的偉大，亦就是共產主義不能實現于中國的根本原因。

一一 總理與 總裁的哲學思想

一般不了解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的人，總以為中國的文化完全是一種「精神文明」，而西洋的文化又完全是一種「物質文明」，因此就認定中國的哲學思想是一種「唯心主義」，而西洋的哲學思想又偏重于「唯物主義」；更因此而認定 總理與總裁的哲學思想亦是一種唯心主義，其實這是根本錯誤的見解。首先我們要說明的，「心」與「物」並不是兩個獨立存在的東西，而是相互關係不能分開，根本上便是同一個東西；我們通常所見到的心與物這兩種現象，實是在同一個體的兩方面或兩極性，絕對不能把他分開的。心與物既然不能分開，那麼唯心與唯物兩種主義也自然不能成立了。其次，我們要說明的，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，既不是什麼唯物主義，也絕對不是什麼唯心主義，而是一種心物合一的主義，可稱之為「心物統一論」。中國古代的學者或思想家，常常拿鬼神的道理來說明精神的作用，我們只看孔子說：「祭如在」，又說：「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」，這可證明他並沒有否認精神或靈魂的作用。他又是說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而他的門人亦說：「子不語，怪

力，氣，神」，這又可證明他不是迷信鬼神的唯神主義。或謂神主藏之者，同時神亦藏之。事死如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又說「郊社之禘，所以百王所也」。郊社之禘，所以祖呼其先也；明乎郊社之禘，經實之終，治國共如示諸乎！而郊社之禘，所以祭地也。而中庸第十六章更明白的說：「子曰：鬼神之道，祀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；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！如在共上，如在共左右。」（註：程子曰：鬼神，天地之功用，而造化之妙也。張子曰：鬼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。朱子曰：則謂：以二氣言，則鬼神陰之靈也，神者陽之靈也；以一氣言，則至而伸者為神，反而屈者為鬼，其實一物而已。）以上這幾段話，無非說明鬼神之爲物，本是由無的靈氣，但他是「體物而不可遺」的，所以他雖然是「視之弗見，聽之弗聞」，而我們却不能不嘗他是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」的。這是說明什麼呢？就是說，鬼神不過是一種特殊的「作用」；亦就是說，世間的事物都是有「體」更有「用」的，體是一種「物」的現象，而用是一種「心」的現象，這兩種現象是不能分開，而其實即是同一個東西。所謂「體物而不可遺」，亦就是說，鬼的靈氣是著于物而不可分離的；舉言之，就是依附于物而不可分開獨立的意思。于此就可證明「凡物有體必有用，有用必有體」；「一體一用，而萬物始存」，所謂體與用其實是同一個東西的兩方面與兩特性而已；謂之「無神」固不可，而謂之「唯神」亦不恰，這可知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，既不是唯物論亦不是唯心，而是心物不可分離的統一論了。

「總理所提倡的『民生史觀』就是一種「心物統一論」。如上所述，心與物並不是兩個東西，而只是同一個體，這個體就是「生命體」；因為宇宙間萬物的存在，就因為萬物都是具

有生命。假使單有心而沒有物，則生命就無所寄托；反之，單有物而沒有心，則生命亦無從表現；必須兩者發生密切的交互關係，而後始有生命。譬如說，「鬼」是單有靈魂而沒有肉體的，所謂「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」，正是說明鬼的生命無所寄托，又如說「屍」是單有肉體而沒有靈魂的，所謂「長眠不起，不省人事」，正是說明屍的生命無從表現。因此鬼與屍都不能視為具有「人」的生命；亦就是說，鬼與屍都不是人。所以宇宙間萬物的存在，就因他的本身原是一個生命體。我們根據以上的論斷，那麼我們的哲學思想，就不應該偏于心，亦不應該偏于物，而應該從根本上去認清一個「生」字，這就是「唯生主義」。再根據這個唯生主義，認定「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，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，歸結到歷史的重心，是民生不是物質」，（當然亦不是精神）而主張以「民生」來解釋人類歷史的過程，這就成為哲學上的「民生史觀」了。所以民生史觀既不是唯物主義，亦不是唯心主義，而是統一心物的唯生主義。

其次，我們更要知道，中國固有的正統哲學思想，原只是一種唯生主義。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念，亦只在一個「生」字；所謂「道生天地」，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這就是說明「生」是天地的大道。大學開始第一章即說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于至善」；又傳首章亦說：「大甲曰：顧諟天之明命」，這就是說明「天之明命」謂之「明德」。天之明命是什麼呢？就是中庸上所說的「天命」。中庸首章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教是根據道而來的，道又是根據性而來的；性是什麼？就是人類的本性，亦就是「上天好生之德」而這個「好生之德」就是天命，所以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」。由此可知，

大學中庸的根本思想只是一個「生」字實在是一種「民生哲學」。再看禮運大同篇，徹頭徹尾，無非說明「民生」的問題，綜合起來，實不外「民生樂利，萬物得所」八個大字。所以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，實在是一種唯生主義，亦即是一種民生哲學或民生史觀。

總理對於哲學上的心物之爭取什麼態度呢？他在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中曾說：「精神雖為物質之對，然實相互為用。放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，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絕對分離，而不知兩者本合而為一。在中國學者，亦恆言有體有用，何謂體？即物質；何謂用？即精神，譬如人之身，五官百骸皆為體，屬於物質；其能言語動作即為用，由人之精神為之。二者相輔，不可分離」。由此可知，總理的哲學思想，既不是唯物論或唯心論，亦不是心物調和的二元論，乃是一種心物統一的唯生論，其次，總裁的哲學思想又是怎樣的呢？他關於這點，更說得多，且更說得明白。在大學中，朱子根據程子的意思，對於「格物，致知」的道理，曾作有一段補充闕文的說明，其中有兩句云：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」。總裁對於這兩句話認為非常重要，他說：「這一個解釋，不單是「格，致」兩個字可以了然，就是心與物兩大哲學之爭，亦給他徹底的分析盡致了。這「衆物之表裏精粗」之「物」字，與「吾心之全體大用」之「心」字之關係及意義，望諸位特別注意，不可隨便看過！」（見總裁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廬山軍官團講「大學之道（下）」又說：「天下一件事，總不外乎精神和物質二者；因此在哲學上產生唯物論，唯心論，和一元論，二元論等不同的學說。……據我研究的心得，認定精神離了物質，既無由表現；物質離了精神，亦不能致用；所以精神與物質，實為一體之二面，或者說一物之二象，相因而生，相

需而成。所以無論唯心唯物，如果偏執一見，都是錯的，都是不能應用於一切實際事物而改善人生創造幸福的！而且因為根本觀祭的錯誤，弄到支離滅裂，不是空虛，便是殘酷，流弊所至，完全違反了「人生」真諦，最後一定會釀成亡國，滅種的慘禍！」（見 總裁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：「爲舉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」）因此我們可以知道，總裁亦是主張心物統一的唯生論，同時亦是主張「增進我們自己的精神能力，來運用天下一切事物，以解決各種實際的問題，改進我們國家民族實際的生活」（見全上）的民生哲學的。他關於這樣的話還有一段，他說：「古今中外講哲學的書籍，每每不是偏于唯心（精神），便是偏于唯物（物質），其實精神與物質原屬一體之二面，同物之異象，相因而生，相需而成；在本質上既不可分離，在學理上自不容偏重。尤其是我們一切學問是爲「人生」而學問，如果偏重于唯心，必至于廢棄踏虛，漫無歸着；偏于唯物必至于毀情滅性，由冷酷而流于枯槁，都是違反「人生」的真諦。」這一段話更把唯心與唯物之爭辯駁得再明白也沒有了。我們余實來說吧，中國過去老莊的哲學和佛家的思想，是偏于唯心的，所以佛老之徒的學說思想都是「廢棄踏虛，而他的人生亦就「漫無歸着」了。又如共產主義的學說是偏于唯物物的，所以共產黨徒到俄國人放火慘無人道，他的學說思想是「毀情滅性」的，而他的人生亦就「由冷酷而流于枯槁」了。其次，關於中國固有的哲學思想，既不是偏于唯物，亦不是偏于唯心這一點，總裁亦有很詳明的解釋；他說：「我們中國的哲學，特別是大學中庸所講的倫理和政治的正統哲學，由「格物，致知，誠意，正心」，講到「治國，平天下」由「率性」，「修道」，講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，實爲心物並重，本末兼賅，精微開展，明體達用之

最高尚最完美最正確的哲學。或者以為學庸所講，偏于精神的修養，似為唯心的理論，其實不然。大學始言「格物」，中庸重在「時中」，就是注重客觀環境與一切客觀事物的意思；不過我們要做人的，要成功立業，要運用萬物，與合理的適應和改造環境，當然要以精神的修養為根本，所以學庸在精神這一方面特別注重。（以上二段話的均見 總裁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政治學校所講「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」）總裁這幾段話，都是說明他的哲學思想，是根據於 總理的哲學思想和 國固有的正統哲學思想，是一種唯生主義與民生哲學，決不是什麼唯心論或唯物論，亦不是什麼折衷調和的心物二元論。我們為易于明瞭起見，可以更作如下的說明：「格物」的觀察，「生」是站在「心」與「物」之上，而不是在于「心」與「物」之間的；從橫的觀察，「生」是包括「心」與「物」在內，（即一體之两面，同物之異象，）而不是「心」與「物」之外的一個東西。如果依照唯心主義者的說法，那是「心」站在「物」之上，而「物」包括于「心」之內；如果依照唯物主義者的說法，那是「物」站在「心」之上，而「心」包括于「物」之內；如果依照心物二元論的說法，那是「心」與「物」平等對立，不相統屬亦不能互相包括的。這樣，我們對於唯生主義在哲學上所處的地位就可以明白了。

三、總理與 總裁的思想體系

總理遺教中最主要的部份就是「三民主義」，三民主義是以民生主義為中心，民生主義是以民生史觀為根據，民生史觀又以唯生主義為基礎，歸根結底一句話，三民主義的哲學基

確在「民生」。

「民生」的意義是什麼？總理說：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，社會的生存，國民的生計，羣衆的生命」；換句話說，民生就是人類的生存，民生問題就是人類生存的問題。整個三民主義的目的，在解決整個人類的生存問題，這就是「天下爲公」的精神；全部道德與教理原是以這種精神爲基礎，而發揚光大起來的。我們更要進一步的說明，全部道德與教理原是以「天下爲公」，而且最高理想則爲「世界大同」；根據這個最高的原理而演成許多的原則與方法，更由這許多的原則與方法以達到最高的理想。三民主義是三個原則，而不是三個原理，這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」三個原則，是根據「天下爲公」這一個原理而來的。所以三民主義的出發點（根本精神）是一個「公」字，即不但「爲己」而且「爲人」。至於三民主義的歸宿點（最後目的）則是一個「同」字，即不但要「成己」而且要「成人」與「成物」；合言之，就是「民吾同胞，物吾同與」的意思，此之謂「世界大同」。這種「天下爲公」「世界大同」的道理，就是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，亦就是中國列祖列宗所遺給天下後世的一貫大道。總理根據這種正統思想與一貫大道，創爲民生哲學與三民主義，而我們總裁更從而發揚光大之，以爲「救國、救民、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學義」，不但要使之能實行於全國，更要使之能「弘揚於世界」，以期「千年萬世，永垂無疆之休光」；所以轉理則。總裁的學說思想實可以「天下爲公」「世界大同」這八個字包括無遺。

總裁于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曾手製一個最簡明最直示統的表，對全黨全體親友教作「蔣經國的分析」。此表雖名爲「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其實行程序」，但實際上已包括全部

理遺教在內。茲依此表所示，略加說明如次：

總理的根思想惟在「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」這兩句話；而所謂大道就是三民主義。大道包含三個達道，即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」；而實行這三個達道的要素，又有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個達德；同時這三個達德又只有一個原動力，這就是一個「誠」字，所以說：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。我們可以更明白點說，大道就是原理（亦就是整個的主義），達道就是原則，達德、就是要素，誠就是原動力。這是總理遺教體系最簡單的說明。

前面已經說過，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是一個「公」字，而其最後目的則是一個「同」字。現在我們首先要說明的；「公」字必須具有三種要素，即「情」、「理」、「法」；所謂「人情」、「天理」、「國法」，就是「公」的三個標準。什麼叫人情？就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，與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的意思，亦即是輿論公論之所許的意思；必須合乎這個「情」的標準，始得謂之「公」。什麼叫天理？就是自然的物理，所謂「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」，這就是物理，又如權衡輕重，毋使偏倚，則得其平，這亦就是物理；必須合乎這個「理」的標準，始得謂之「公」。什麼叫國法？國法有幾種解釋，如有形的國家法與國際法，及無形的社會法紀與人類道德，都可稱爲國法。國法是一種公法，即公共的紀綱；必須合乎這個「法」的標準始得謂之公。其次，我們要說明的：民族的團結，基于共同的情感，故民族主義的精神是一個「情」字；民權的行使基于公共的法則，故民權主義的精神是一個「法」字。民生的保障基於合理的分配，故民生主義的精神是一個「理」字。復次，我們要說明的：人類生存離不了倫理的關係，因爲民族的形成，是由家族宗族演進而來的。

小言之，一個家族的存在是基于「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」這種倫理的關係。大言之，一個民族的存在，是基于「君臣、朋友」這種倫理的關係。（所謂君臣關係即是人民與國家的關係；所謂朋友關係，即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。）所以三民主義又是一種基于倫理關係的主義，即關於民族主義的部份。同時，人類生存亦離不了政治的關係，所謂「人類是政治的動物」，即是此意。政治就是組織，無組織的人類即不能生存，故三民主義又是一種基於政治關係的主義，即關於民權主義的部份。同時人類生存更離不了經濟的關係，此理甚顯，無庸贅述；故三民主義又是一種基于經濟關係的主義，即關於民生主義的部份。總之，倫理、政治、經濟、三者，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，缺一不可，而三民主義兼籌並顧，自能完滿解決人類生存問題，其偉大精密之點，即在于此。

以上已把原理原則略加說明，但是具有原理與原則而無方法，則主義亦不能實行。所以要實行主義必須研究其實行的方法與要素，及此種方法與要素的原動力。總理說：「主義是一種思想，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。」根據這個定義，對於三民主義的體示又可作如下的解釋：民生哲學是一種思想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者是我們的信仰，而革命是表現我們的信仰使之發生力量。所謂主義，不但要有原理（思想）與原則，（信仰），而且要有行動，有了行動始可表現力量，革命就是行動，三者合一始為完全的主義。所以革命是實行主義唯一的方法，沒有革命的行動，則主義只是一種思想與信仰，決不能發生力量，而使之實現。

革命是一種實行主義的方法既如上述，而這種方法又有三個不可缺少的要素，就是「智、仁、勇」。仁是一種博愛的心理（表現出來，就是一種博愛的行為），革命家必先確立這